

张连和 著

酒曲秘笈奇案

惊险·离奇·刺激·道德·伦理·育人



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

惊险/离奇/刺激/道德/伦理/育人

酒曲秘笈奇案

张连和 著



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

2011年6月

世纪丛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酒曲秘笈奇案 / 张连和 著—中国 香港/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.2011.6.

策划 / 丑牛工作室 / 主编: 丑牛

ISBN 962—86049—1—0

I.酒…II.○1张…○2丑…III.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6607号

书 名: 酒曲秘笈奇案

作 者: 张连和

责任编辑: 秋 香

封面设计: 丁朝阳

装帧设计: 雅 婵

插 图: 李雷达

出版发行: 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

地 址: 中国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21号远东发展大厦803室

电 话: (00852)21211269 / (010)51939530

电子信箱: dahuzigongzuoshi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大兴区榆坛开发区中

电 话: (010) 61251006

成品尺寸: 152×230 1/3

字 数: 220千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1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62—86049—1—0

定 价: 人民币25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词曰：

人海茫茫心各异，玉壶陶罐非同。奸猾害己利成空。笑容依旧有，优劣自分明。

世上黎民睛彻亮，灵犀易辨黑红。筵桌饮酒敬高朋。甜言多蜜语，极少落实中。

——调寄《临江仙·偶得》

第一章

他，犹如“王八吃了秤砣——铁了心”的要发那笔横财！

据传说，这个故事发生在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天德元年（公元1149年）腊月二十三日大雪纷飞的清晨。朔风怒吼，砭骨袭髓；漫天飞舞着鹅毛大雪，时紧时慢，只见天连地，地连天，房屋、树木、旷野，白茫茫的一片……

在土路旁一棵粗壮高大、有枝无叶的杨树枝坎上架着一个比较大的喜鹊窝，任凭朔风、大雪骚扰，它岿然不动；搭窝的喜鹊是不是在窝里躲避风雪，还是到可去的地方寻食吃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在旷野里的大雪中，有一个男人，冒着朔风和飞雪，步履踉跄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只见他四十多岁，瘦瘦的个头儿，一对小鼯鼠眼儿，下斗齿儿，驴脸庞儿，斜肩驼背，身穿青布棉裤、紫花布棉袄，头戴羊皮卷耳帽，足登一双半新半旧、古铜色的棉靴，戴着麻麻裂裂、似皮非布的手套，右手持着一把斧头，左手不时地拍打拍打落在脑袋和身上的积雪，做贼般地看看自己的前后左右之后，继续前行……

您道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在大腊月天、人们都在准备过年祭灶的时候、手持斧头、冒着北风和大雪出行？原来，他是燕京大兴



府大兴县境内重镇广阳城侧畔有名的白酒作坊“洪发号”烧锅的伙计、时过不惑之年的齐楠州。他是何许人也？他的为人众所周知：他一贯为人奸诈、心黑手辣、贪财践祖、妒人忘义、排斥异己、动不动就给别人小鞋穿的势利小人，因为他一贯的说人话、不办人事，故而人送外号“齐难揍”。有人知道，他妈在生他的时候难产，等了三天三宿才露出一只胳膊来，接生婆一拉，虽然将他拉了出来，但拉残了肩膀儿，梭子骨破裂，吃药、打针、正骨，始终也没有治好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如今一个肩膀儿高，一个肩膀儿低，站着时，总是摆出一副挨揍的架势；走路时，犹如一只被老鹰追抓的兔子。

齐难揍走着走着跌了一个跟头，爬起来，一边往外吐嘴里的雪，一边拍打身上的雪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天爷，你下吧，今儿个我就不怕雪大，雪越大，我越安全！”

齐难揍又看了看前后左右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真是天随人愿，这回我要是发了大财，先置房子后置地，然后再娶两个漂漂亮亮的小妾！”说着，还伸出双手，作了一个搂女人、吻女人的动作，没想到他将斧头当作了小妾，斧刃把他的上嘴唇划破，虽然伤口不太深，可也流出了不少鲜血。他烦躁地骂了一句“他妈的”，左手捂着嘴，右手提着斧头继续前行，脸上仍然浮现着得意的笑容……

是呀！现在的齐难揍，胸有成竹地急急而走，确实是想发一笔横财。昨天清晨，他从“洪发号”烧锅下了夜班，没有直接回家，在建国寺门前吃了一碗卤煮火烧，喝了二两南路烧酒之后就钻进了“迷春楼”妓院，逛完窑子以后就到了晌午，走出“迷春楼”，又进了一家小酒馆，屁股刚刚坐稳就看见了自己的好朋友——中等个儿、大眼睛、蒜头鼻子、面带慈祥的方一祥——他是庞各庄镇白酒作坊“隆兴号”烧锅的伙计。您甭看这人瞧着不太起眼儿，在两个烧锅当中也是一个人物，他心肠善良，重情重义，但有时私心膨胀，难以自持。二人见面后，不分彼此，推杯换盏地吃喝起来……

那天，方一祥还没有来到小酒馆的时候，酒馆中座无虚席。齐

难凑一个人走进来，向四周看了看，走过去，坐在靠窗户的一张饭桌旁，又扫了一眼饭堂后便喊：“小二！”

“有！”一个跑堂的小伙子肩膀搭拉着抹布，答应着跑过来，“齐爷，您想吃点什么？”

齐难凑说：“还是老样子吧，饿坏了！”说着一拍肚子。

小二回答：“是！”向内高声喊道，“好——！一屉小笼包子，半斤酱牛肉，四两烧锅酒——！”急忙走去。

齐难凑往窗台上一靠，等着吃喝，眯起了眼睛。

方一祥走进小酒馆，站着向里看，忽然发现了齐难凑，心道：“有吃的了！”急忙走了过去，一拉齐难凑的胳膊问：“齐哥，今儿个又采了几朵花儿，到这儿跑乏云来了？”

齐难凑睁开眼睛，伸出两个手指头说：“一个时辰一朵，采了两回，就多跟我要二两银子，他妈的！”

方一祥不相信地问：“嗨，每次不都是三回吗？”

齐难凑说：“今儿个这小娘子可不是玩艺儿，是个笑面虎，不但不让你多弄，而且还有办法让您早泄大吉！”说着，还遗憾地端他那一高一低的肩膀。

方一祥一笑，紧跟着一声长叹：“咳！我看‘迷春楼’的妓女，没有一个图快活的，就知道多要银子！”

齐难凑说：“可不是嘛，就为了多要银子！我还没上床，她就伸出了两个指头说，‘听清楚喽，二两一回！’我没理她，急忙趴上去，被她耍了以后，缓了缓劲，我又强行地上了她的奶头山！”

方一祥一笑说：“所以就多跟你要二两银子？”

齐难凑说：“开始我不给！”

方一祥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齐难凑说：“她喊来了打手，不给不成了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咳，以后别去那儿了！”

齐难凑说：“他妈的！要不是白玩儿县令给她们撑腰，敢这样吗？”

方一祥看了看左右，急忙摆手说：“莫谈国事！莫谈国事！”

这时，小二将包子、酱牛肉和烧锅酒送来。

齐难揍说：“再加一份！”

小二答应：“是！”转身而去。

齐难揍伸手示意方一祥说：“坐坐坐。”

小二又将另一份包子、酱牛肉和烧锅酒送来，放好道：“前后两份，请二位爷慢慢用，不够吃再喊我！”转身而去。

二人边吃边谈……

朋友，您别看方一祥长得老些，实际上他才二十多岁，是一位想获利益而存不住话的主儿。二人说完了妓女，就一边儿喝酒吃菜，一边儿山南海北地侃起来。侃来侃去，侃到“隆兴号”烧锅郝掌柜郝富荣发出来的好消息。

方一祥神秘地问：“嗨齐哥，我们郝掌柜有一个让大家升官发财的许诺，你想听不想听？”

齐难揍问：“是不是又要挖我们‘洪发号’的墙脚呀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说不是也是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怎么讲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说不是，这回要挖的不是有能耐的人才；说也是，要挖你们‘洪发号’的宝贝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什么宝贝？”

方一祥问：“你真不知道？还是假不知道？”

齐难揍摇摇头说：“真不知道。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问你，《酒曲秘笈》是不是宝贝？”

齐难揍思索片刻道：“对，我早就听说那是个宝贝了，就是没有见过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你们的白酒买卖一天不如一天，干不过我们‘洪发号’哇，说白了，就是缺少我们的真经绝活。”

方一祥点点头说：“你说得完全正确，没有真经绝活，谁也做不出人人抢购的烧锅酒来。所以，我们郝掌柜处心积虑的梦想得到它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他有什么办法？我们钱掌柜可不是吃干饭的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嗨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，何况你们钱掌

柜？”

齐难揍问：“想偷哇？”

方一祥连忙摆手说：“不是不是！是许诺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他怎么许诺的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这个月初八，我们郝掌柜在酿造大厅召开了全体伙计大会，公开向大家宣布了他的许诺。”

齐难揍催促道：“我问你他是怎么许诺的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别着急，我先跟你说说那天的场面。”

齐难揍认真地听着……

高大的酿造大厅门前静悄悄，连门房都上着锁，只有唰唰的飞雪压枝，呼呼的朔风骚扰。

方一祥说：“我们的酿造大厅很宽敞，伙计们正在干活。淋酒大罐很多，有几个大罐还在出酒入缸。在房梁上悬挂着那块长方形的木牌子上写着‘隆兴号’三个楷书大字，上边不住地滴答着水蒸气。屋地上堆放着小山似的酒糟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我们这帮伙计赤臂光足，手握大木锨翻搅着酒糟……

“我干着干着口渴了，停止干活，拉着大木锨来到一个酒缸旁边，从台上拿起小葫芦瓢，从酒缸里舀起酒来喝，喝完之后，对离我不远的哥们儿田有财一举小葫芦瓢说：说心里话，咱们的酒真没有人家‘洪发号’的酒好喝！我这么一说，你猜他怎么回答？”

齐难揍说：“也说不好喝呗！”

方一祥摇摇头说：“他为我担起心来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担什么心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田有财说，哎呀哥们，你不想干了？咱们郝掌柜就烦这句话！我另一个要好的哥们儿杜根发走到我面前也埋怨我说，方哥，你怎么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啊？这要是叫掌柜的听见，起码得恶心你三天三宿！”

齐难揍问：“你怎么回答？”

方一祥道：“我说，实话实说嘛！咱们就是比不过人家嘛？田

有财说，‘那要看在哪儿说！’杜根发附和着说，‘是呀，说话得分地方，你在这儿说真得注意，弄不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！’杜根发刚说完这句话，他正好进门听见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谁呀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们郝掌柜跟他的夫人。第一句话就问：‘谁吃不了兜着走哇？’问完，就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大伙儿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你们郝掌柜多大岁数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五十多岁，中等个头儿，大脑袋，小眼睛，高鼻子，瘦脸庞，一张大嘴，两撇黑胡，头发已经斑白，身着绸缎衣裤，足登一双黑缎子棉靴，走路大摇大摆的。你没见过？”

齐难揍眼珠一转说：“只是听说，没见过，还很厉害是吗？”——实际上，齐难揍是认识的，只是他因故离开“隆兴号”的时候，方一祥还没有到此上工。故而蒙他。

方一祥说：“厉害倒不厉害，就是看面相有些刁厉。”

齐难揍点点头：“噢！”又问，“他媳妇很漂亮吧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让我评价，虽然不太漂亮，但也拿得出去。四十多岁的年纪，瘦高个儿，起伏的身条儿，一副鹅蛋脸庞，肉乎乎的鼻子，稍厚的嘴唇，一对杏核眼不太明亮，眼角下有许多皱纹。那天她穿一身干净的紫花布衣裤，平底棉靴。由于买卖不景气，她虽然看着大伙微笑，但也掩盖不住内在的揪心和无奈。”

齐难揍说：“你观察的还挺仔细。”

方一祥说：“哪个伙计不看掌柜的脸色？你就不注意你们掌柜的夫妇在某种场合上的表情？”

齐难揍赞同地点头说：“是啊是啊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们郝掌柜见大家鸦雀无声，就催问，‘说呀，怎不说了？’大家见问，更加慌乱起来。其他干活的伙计也都停下来，观察着郝掌柜夫妇和我们三个人的表情。”

齐难揍问：“他真急了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没有。郝掌柜的老婆问道，‘嗨，是不是有人干坏事了？’我们大家见问，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没有没有！”

齐难凑问：“他们夫妇俩相信了？”

方一祥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郝掌柜继续问道，‘听着，如果没有人干坏事，那为什么说吃不了兜着走哇？啊？’你听听。”

齐难凑问：“有人敢回答吗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灵机一动说，掌柜的，我们是说做不好白酒要吃不了兜着走，我们大家谁也没有干坏事！我这样一说，田有财、杜根发等人急忙随声附和说，是呀是呀！”

齐难凑问：“你们郝掌柜高兴了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高兴了。他说，‘好！你们都把心思放在做酒上，我亏待不了你们！’众伙计高喊，‘多谢掌柜的关照！’郝掌柜说，‘不用谢，我还有一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们！’他媳妇也插话说，‘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发财的机会！想听不想听？’我们大家听后，都想知道是什么事，快速地在心里琢磨。”

齐难凑问：“有人回答吗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开始，众伙计鸦雀无声，郝掌柜的媳妇又问了一句，大家才说愿意听。”

齐难凑问：“郝掌柜开始说了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对。郝掌柜说，‘你们都知道，咱们‘隆兴号’总也斗不过‘洪发号’。为什么？就是弄不到他们的真经绝活。今天我向大家提出许诺：谁能将‘洪发号’烧锅的《酒曲秘笈》那个宝贝给我弄到手，不但要奖给巨额金银，而且还要提升为烧锅的二掌柜！’”

齐难凑说：“够高的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是呀！他媳妇补充着说，‘如果献宝贝的人还没有成亲，我们负责给他说明媳妇！’”

齐难凑高兴地一笑道：“好事儿好事儿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众伙计听后，犹如‘张飞拿刺猬——大眼瞪小眼’，一言不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大家都在琢磨着。”……

齐难凑听到这里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但不流露，他说：“这么好的事，你不赶快行动？又升官又发财，还有媳妇搂，多好的机会呀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有哥哥你在‘洪发号’，我能抢吗？再说了，我知道你们钱掌柜把《酒曲秘笈》藏在哪儿了？你肯定知道，比我不强？”

齐难揍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齐难揍说：“哥哥能骗你？你们郝掌柜想《酒曲秘笈》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要是能弄到手，早就升官发财了。”

方一祥点点头说：“那是那是！”

齐难揍问：“你别那是那是的，想干不想干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我要是想干就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哥哥你了。”

齐难揍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方一祥……

您别看方一祥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高姿态和朋友之情，把这样的好事告诉齐难揍，但这可不是他的真心实话。他真正的用意是忽悠齐难揍，看他是不是动心，如果不想干，自己再想办法；如果他动心，等他把《酒曲秘笈》弄到手以后再找他分银子不迟。您想呀，方一祥不是傻子，这么大一块肥肉拱手让给齐难揍，实在是不心甘情愿，他要以逸待劳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再有，您也甭看齐难揍听后不流露自己的想法，但他内心正在琢磨着如何对待这件事，分辨着是真是假，还想考验考验方一祥对他是不是真心实意？总之，二人互不信任，既要假装亲热，又要相互利用，都想让对方当鹬蚌，自己当渔翁，心怀叵测，斗智斗勇，便从此开始了。

方一祥和齐难揍二人别有用心地相论相视一阵后，方一祥说：“嗨，你别这样看着我呀？”

齐难揍问：“让我怎么样看你呀？你别竟跟我说好听的，到底想干不想干？”

方一祥眼珠一转，忙摆手说：“我说了，想干也不干，我不能抢哥哥的饭碗呀！还是你干吧，我等着哥哥请客就是了！”

齐难揍也眼珠一转说：“你这样高看我一眼，我要是单独干，那还叫什么哥哥？如果你想干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或者咱们俩一起干，共同发财，有机会我再帮助你找个媳妇。”



庚寅冬月雷达写



方一祥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够哥们儿！不过……”

齐难揍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方一祥说：“这大海里捞针的事儿，连哥哥都不清楚，我知道你们钱掌柜的把《酒曲秘笈》藏在哪儿了？”

齐难揍就坡下驴地点头说：“对对对！是不好找，是不好找！”

方一祥内心独白：“哼！我还不知道你一撅屁股要拉什么屎？你根本不想帮助我干，也不想合伙干！”于是说，“还是哥哥干吧，等把《酒曲秘笈》弄到手之后，我带你去见郝掌柜兑现承诺。”

齐难揍又摆手又摇头说：“太难太难，我干不了！我干不了！”

方一祥说：“你身在曹营，轻车熟路，怎么干不了？”

齐难揍说：“什么身在曹营？什么轻车熟路？这件事太难了！我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，听说我们钱掌柜把《酒曲秘笈》换了好几个地方，就怕‘隆兴号’烧锅的人给偷了去。”随后内心独白，“傻小子，你哪有我的条件好，这宗买卖非我莫属！”

方一祥表现出一种遗憾状说：“我的哥哥，来到嘴边的肥肉都不吃，傻不傻呀？你说，咱们俩都不干，难道说让别人得好处？”

齐难揍假惺惺地说：“对呀对呀，我是有点不甘心。可是……”

方一祥问：“可是什么？”

齐难揍说：“我怕背上吃里爬外的黑锅。”

方一祥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你要是怕背黑锅，那巨额金银奖和二掌柜的头衔可就没有你的份了？”

齐难揍沉默一阵后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回去仔细地琢磨琢磨，摸摸路子，如果摸到藏匿《酒曲秘笈》的准确地方，咱们俩就下手，这个便宜绝对不能给别人！”

方一祥不卑不亢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二人高兴地碰杯……

第二章

北风搅拌着大雪，一阵紧一阵慢，早已无叶秃枝、高矮不一的杨柳树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嚎。

齐难凑继续在风雪路上走着，不时地看看前后左右……

一位七十岁左右的白胡子老头儿在风雪中走来，只见他大高个儿，国字脸，浓眉毛，仙风道骨，身板非常结实，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头儿。他用扁担挑着两个柳条篮筐，柳条篮筐里是黑褐色的陶瓷酒坛，冒着风雪，艰难地走着，越走越近……

在距白胡子老头儿不远处有一行粗细不一、高矮不等、光秃秃的大杨树林，无叶的枝条在风雪中摇荡；每隔七、八棵的树上就有一个喜鹊窝，在高高的树枝杈上稳坐；杨树林一眼望不到头，大杨树的树干长着密密匝匝的小树枝，看样子多年没有人砍修旁枝了，所以使树干长出这么多胡子似的枝条。

在距大杨树林不远的雪路上走来一个人，只见她身披粗布斗篷，不时被风雪吹歪了身体，走着走着，双手撩开斗篷向前方看看后又裹严斗篷，原来是一位如花似玉、身体苗条、十八、九岁的大姑娘。一步步地顶风冒雪前行，已经快要走到大杨树林旁边上了。突然，从大杨树林后边蹿出一个人来，只见他中等个头，大胖子，三十岁左右，不由分说，从身后猛然抱住了姑娘说：“翠菊媳妇，想死我了！”

姑娘拼命地挣扎，大喊：“你放开我！”

大胖子说：“放开我你？你要是答应做我的媳妇就放开你！”

翠菊姑娘怒道：“你妄想！”

大胖子说：“你们家收我们家的财礼了！”

翠菊姑娘说：“全退给你们家了！”

大胖子说：“你胡说八道，还有一对金镯子没退呢！”说着，低头歪脖伸嘴，强行猛吻翠菊姑娘……

翠菊姑娘左躲右闪，“呸”了大胖子一口说：“金镯子，你家趁吗？你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！”说着将自己的脑袋往后一撞，正砸在大胖子的鼻梁骨上，他“哎哟”一声，松开了翠菊姑娘，自己倒在了地上，翠菊姑娘乘机而跑……

大胖子擦了一把鼻子上血，站了起来，骂道：“臭婊子，你他妈真狠！”他看见翠菊姑娘猛跑，立刻追了上去……

这时，在另一条路上，齐难揍继续在风雪中艰难地走着，有时被风雪吹倒，爬起来继续走，还不断的把斧头夹在胳肢窝中。

在齐难揍的身后，方一祥犹如一位跟踪的侦察员，紧紧盯住齐难揍，尾随在半里地之遥跟着他……

满身是雪的白胡子老头儿挑着盛酒的柳条篮筐在风雪中走着，一股强风雪袭来，白胡子老头儿一晃，差一点摔倒。

这时，大胖子已经追上翠菊姑娘，二人拳脚相加，你来我往，拼命厮打。大胖子抓住翠菊姑娘的脖领子，翠菊姑娘挥手打了大胖子一个嘴巴，就势低头咬破大胖子的手。

大胖子又“哎哟”一声，松开手，紧跟着一脚将翠菊姑娘踢倒，扑上去压住她，从身上掏出绳子，开始捆绑翠菊姑娘。

白胡子老头儿挑着酒坛，从远处晃悠悠地走来。这时，大胖子已将翠菊姑娘的双手捆牢，骂道：“我他妈叫你跑！”

翠菊姑娘大喊：“救命！救命——！”

白胡子老头儿正走着，翠菊姑娘喊“救命”的声音传过来，他抬头远望，自言自语：“咦，这好像是我孙女翠菊的声音呀？大雪

天的，她要干吗去？”他立刻加快了步伐。

大胖子又开始捆绑翠菊姑娘的双腿……

翠菊姑娘大骂：“土匪！强盗！”又大喊，“救命——！”

白胡子老头儿加快了步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翠菊遭难了！”他抬头远看，已经认出一二，急忙放下担子，取下扁担，来到大胖子身旁，扑上去，狠狠地将扁担打在大胖子的身上。大胖子知道来了救兵，顾不得再捆翠菊姑娘，起身与白胡子老头儿打在了一起……

翠菊发现爷爷来救她，挣扎着欲起，但因为胳膊和双腿都被捆上，起不来，便使劲大喊：“爷爷，打死那个王八蛋！”

雪地上，白胡子老头儿摆开太极五星捶的架势，挥舞着扁担，刮风般的抽打大胖子。大胖子也不示弱，运用变化多端的任氏拳法，展开了一场空手夺扁担的战斗：白胡子老头儿“油锤贯顶”，大胖子就势“黑狗钻裆”；白胡子老头儿“横扫千军”，大胖子来个“旱地拔葱”；白胡子老头儿“利箭穿心”，大胖子急架“铁板浮桥”……这场大战，足有一百个回合，只杀得积雪飞溅，遍地是坑。

白胡子老头儿一心要打死大胖子，挥舞着扁担，又当枪又当刀又当棍，上蹿下跳，左挡右杀，死死地缠住大胖子。白胡子老头儿将扁担扫过去，大胖子闹了一个侧不棱，就在他又一次扬起扁担还没有打下去的时候，大胖子轻似“狸猫上树”，快如“利箭离弦”，一跃一滚蹿到了白胡子老头儿身后，将他那大大的脑袋猛向白胡子老头儿的腰上撞去，“噗！”白胡子老头儿立脚不稳，向前一栽，倒在雪地里，扁担脱了手，挣扎难起。

大胖子见有机可乘，顾不得鼻子和手臂疼痛，急速起身越过白胡子老头儿，将扁担抢夺在手，“回身盖顶”，只听“啪啪”两下，打在刚刚站起身来的白胡子老头儿的脑袋上，白胡子老头儿应声倒在雪地里，鲜血流出，不省人事。

大胖子弯腰看看白胡子老头儿，见他头破血流，一命呜呼，骂道：“狗日的老家伙，没想到你也有今日！”说完，走到两个酒坛